

*本作品獲國家文藝基金會創作補助

大港嘴（節錄）

胡長松

我感覺真龜怪，佇我醒來晉前，西月遠遠的所在親像燿過金 iaⁿ-iaⁿ 的光，有一个柴槌仔底槓釘仔的聲真沈重，又閣袂輸有人位嚨喉尙深的所在，呼嚕呼嚕嚕出來喝出來的一个假若是阿爸阿爸的叫聲。佇一大群過一大群的查某人的哭聲內面，彼束光愈來愈 tshⁱⁿ 目，尾手佇我醒來晉前，它 tshioh 佇一欖樹仔，阿天遂無聲無說必開……

天時 hip 閣濕，燒風 kâⁿ 佇海的味，予規身軀黏 thi-thi。

我感覺記智已經欲完全消失去囉。一路我直直想，敢講我誠實是位土裡爬出來的——À 是位海裡？我毋知。對生命中某一段時間的代誌，我總是感覺糊里糊塗，想袂起來；閣較好笑的是，就算真無簡單想起來，嘛一下手就放袂記——總講一句，我假若完全是位一場眠夢裡雄雄精神來的，除了按呢，我的記智實在無通把握啥物。

所以我就行入彎彎 khiau-khiau 的漉糊糜仔路。路真隘，二月閣 am 閣密的野草予人看袂著遠方，阿臭樹仔欖佻毋知名的野藤仔花，嘛直直佇風中搖顛。

過真久我才遇著人。是一个面仔烏歷歷的歐巴桑，伊面的大部分予破糊糊的幼花仔布巾包咧，頭戴瓜笠。伊拖一大面漁網行倚來。那面漁網重甲袂輸欲連貼佇土跤，又閣親像是位土裡拿硬 tshuah--出來的。我知影我已經欲到烏索仔港。

「請問，這敢是通到海墘的路？」

「敢講你無生目睷？」

「按呢，海墘仔到底閣有外遠？」

「緊矣啦！」

伊頭幹也毋幹就行過我身軀邊，阿彼一大面漁網煞閣假若是幔佇伊身軀頂的烏紗仔全款共伊包稠稠。

……八千拉呀拉呀留，請恁坐咧聽呀，礁眉加加漢連多羅我洛，講起著我的祖先啊，親像大魚喔……

晉前猶閣有規山規野的雀鳥仔底飛底啼，毋過行過彼个拋荒地，就 tshun 離離落落幾個寂靜的魚塢仔出現佇我面前，tsham 幾間仔半浮沉佇土糜--裡的老瓦厝佻幾欖仔孤單、樹葉落盡磅的麻黃爾爾；彼是一幅更加拋荒的景緻。

（阿爸啊！您到底做啥是誰知咧？規去可憐可憐恁啦，就算是我求你好啦……）

（你是誰啊？敢講你無應該較恬咧？）

我假若閣會記媽媽八按呢講過：

「我早就無向望恁老爸矣，毋過你起碼要去認你的親小妹，若我無記毋著，伊今年應當已經十七矣；阿我 tshūa 你走的時，伊才乾焦是三個月大臭奶呆的嬰仔爾爾——你減採閣會記 tsit 啥，著否？」

「我啥物攏袂記矣，媽媽！」

「你這個囡仔確實有影乎——敢講你攏想袂起來矣？」

日頭雖然 tshu 位一片，毋過刺閣毒的光線猶是予我規身軀汗。空氣裡有燻魚的臭臊味，親像已經 au 真久，au 甲海風按怎吹嘛吹袂散全款。

「…海流一退，所有沙蟳位沙埔仔的土漿裡鑽出來，四界攏是那菝仔花甜甜的芳味，阿夕陽所照，囡仔人快活蹉跎的人影拖甲長長長，恁踏海流的跂跡跳舞，直到笑聲共每一枝頭毛潑澹……」

He 是大熟人的黃昏下晡，白鴿鷺孤孤單單佇魚塢仔頂盤盞，盡尾牠飛落來，歇佇一枝歪 tshuah 的電報柱。

我是佇一塊青荒的墓仔埔邊遇著彼个魚販的，伊身軀 kō 著的魚鱗佇黃昏的光線下面金熠熠。

「到彼个青 giàng-giàng 的沙埔仔，港口就無遠咯。」

「您講順這埠岸一直過去，就是港口矣是毋？先生。」

「正是矣，少年家。你嘛欲位遐去喔？」

「嗯！」

「阿是欲揣人是毋？」

「會使按呢講 tsit。」

「若按呢，你到底欲揣誰啊？」

「這……我聽講我是佇遮出世的，所以乾焦想欲轉來看看咧，順續走揣阮老爸佻阮小妹的下落。」

「唉！」

媽媽予我一張相片，內面是一个面容憂悶的少婦抱一个嬰仔，閣有另外一个細漢查甫囡仔倚佇伊跂邊。當然相片裡的少婦就是我的媽媽，阿我呢，是一个著青驚的模樣。阮佇沙埔仔頂，尻川後是闊莽莽看無邊的大海，伊的 phú 色布裙佇風中飄，佻伊鬱卒的面容是真無四配的畫面。

「真難得您猶會記這塊沙埔仔，聽您按呢講，您應當是久無轉--來矣著否？阿 kàu 底你走的時是幾歲矣？」

「我無清楚，大概四五歲爾。」

「喔！按呢你記智真好呢！其實，彼塊沙埔地老早就消失矣，阿遐這馬是鎮甲規埠岸的 kong-ku-li 土角、灌漿的輪皮恰規捆的廢電纜線，無按呢袂使，若無，規个庄仔頭攏會予海湧拆吃落腹--去。」

「哦！敢有 hiah 嚴重？」

「He 當然 nooh！這幾年落來，海王爺的性地實在變甲太古怪咧，一場小雨就予海水做一下灌入庄仔內，無帶念半點情，一直到這馬猶閣有足濟厝澹澹咧。成實是，日頭赤焰焰，毋過按怎曝嘛曝袂焦，規个庄仔頭閣濕閣燙，假若一 khaⁿ 燒氣電鍋咧，連死人都棧袂稠！」

「這又閣是按怎講？」

「恁底哼講土裡傷燒 hip 矣，害恁規身軀厚濕疹歹晒，一日到晚吐氣 pùn - haiⁿ。規庄仔頭攏是這個聲。」

（喂！講遐濟擺敢講恁攏無聽著？共頭擔起來，恁的病就會親像海上的船隻全款消失去啦。若無，嘛至少共恁的目睷 thí 開啊！）

（我若 thí 會開，敢猶閣叫做破病？成實有影咧！）

麻黃的防風林後面是平波波的海，夕陽浮佇海平線，嘛假若像是 suê 佇樹 ue 中央。我行倚的時，一群雀鳥仔位規个攏是落葉的土跤兜著青驚飛起來。

「…咱倚佇埠岸頂，看夕陽的光掖落海面，阿大海就假若是一座金燦燦的皇宮全款…」

「毋過，媽媽，是按怎妳毋家已轉來一繼咧？」

「袂使 tsit！因為晉前我講過，死嘛無欲轉去彼个鬼所在的。」

「按呢，妳又閣是共誰講的啊？」

「我是共我家已講的，囡仔，你要會記，足濟話你共你家已一个人講就有夠矣。」
彼个聲音暗 sàm，閣遠閣糊，假若是那哭那講的，媽媽的聲……

「敢欲共我講，這個港口是按怎欲號做烏索仔啊？」

「你袂想欲知的啦。」

空闊青荒的港口頭前是幾簇歪 tshuah 的厝，後面是幾間仔古老石碇的厝間，tshun 厝頂蓋浮佇滿土糜頂懸，予真蕪的臭草掩埃起來。夕陽位海的方向照過來，遂共恁的影拖甲長長。

老阿婆倚佇埠岸盡尾。伊假若底哭，毋過閣聽袂著伊的哭聲，乾焦有伊的目屎交落佇土跤叮叮咚咚的聲說。

透風下，赤銅仔色的海水卻是恬 tsih-tsih 閣白蒼蒼，看無湧鬚。埠岸內的港面雖然停幾隻漁船，不過傾甲真厲害，假若拿放捨真久的款。阿若倚近岸邊的水面，是船仔的破枝骨恰浮水的柴箍，綴海流慢慢仔 e-sak 過來，嘎嘎叫。澹澹的埠岸四界崩，縫裡塞

鹽粒仔，佇夕陽的光裡金燦燦。

伊穿規身烏的衫，看我行到伊的頭前，才款款仔夯頭。

「阮後生是袂轉來矣啦。」伊雄雄共我講。

「哦？」

「你毋知，少年家仔。我破病的時，伊挑工走到深山林內，挽一款 la-hiòh 歇過的樹葉來予我 kùn 湯飲。」

「成實的？按呢伊人呢？」

「拿掠去矣。予歹人掠去矣。」

「啥物歹人？」

「警察。伊是佇暗暝予一群可惡的警察掠走的。」

「您敢會使共我講？是按怎警察欲掠伊咧？」

「這講來話頭長。伊的船佇盈暗入港，續落，伊就予人 tshūa 去矣，到 taⁿ 猶未轉來。您講伊走私物件。」

「成實有走私的代誌？」

「這哪會有影？我家己的後生我敢毋知？」

伊閣開始哭。

本底我是欲問伊敢有聽過阮老爸的名，阿 taⁿ 這聲，我遂毋知欲按怎開嘴較好。我倚佇 hia 恬恬看伊哭。

過一下仔我才提出勇氣講：

「真失禮，我只是來共您探聽一个人的，拄才有一位先生共我講，入去村--裡，清采問一个攏知的，m 過想袂到，我到且無看著半个人影。」

我本底想欲講，我知影我來毋著所在矣，我來，本底只是欲完成阮老母的向望的，m 過，佇我面前，遂啥物攏無。

「好啦，你講，你想欲問啥物人？」

「我想欲問一个叫做李碌的人。」

「李碌？」

伊目矚 thí 大大蓄看我。

「按怎？歐巴桑，妳 bat 伊是 m？」

「佇遮，無人 m-bat 伊的。」

……雨一勁頭落九九八十一工，位第一工起，逐个人攏認定它無外久就會停的，因為已經頭尾有三年沒落雨矣。誰知，雨就按呢直直落八十一工，落甲人逐逐仔感覺絕望為止。你敢猶會記彼條歌……想當初時黃昏小雨，咱倆人相約港邊，我看你純情目光，目屎直直滴……

「你走啦，酒鬼！」

「我欲走去佢？雨已經落四十九工矣，你知否？它永遠嘛袂停矣，就親像我對你的真情真意。」

「共我的手放開啦！垃圾鬼！」

「等一下你就袂講我垃圾矣！」

「你欲 tshūa 我去佢位？」

「我欲 tshūa 妳去 QK，姑娘。人無暎總是不行的，閣再講，你 hia 呢嬌……」

「我欲喝聲矣！」

「妳做妳喝啊！我唱歌予你聽。」

「唉唷！」

岸邊的林投樹林內面是海沙仔舖的床，是野草佻螺仔殼舖的床，嘛親像是墨汁 hiah 烏的雨水舖的床。當隔轉天的風雨閣一擺打佇林投樹的葉仔，伊澹澹的身軀就峯發見 un 佇 hia 假若是一蕾拄 lian 的燈仔花。

「頭家，毋好矣。」

「按怎呢？」

「俊少爺伊……伊佇林投樹林 hia 峯宰死矣……」

「哦？」

彼時陣伊猶穿暎衫，乾焦位嚨喉底輕輕仔哼一聲。

「頭家！」

「是閣按怎矣啦？」

「我想，是塹仔彼頭的人，近來他是愈來愈囂 pai 矣！」

伊揚手。

「落去！等一下……你去聯絡司公九仔來。」

「喔，好！」

聽講彼工杜鵑鳥直直佇樹頂啼叫，假若底念歌，歌聲悲切閣哀怨，親像是死去親人的哀歌。雨是位媽祖生的時就開始落矣，好定閣較早一 sut 仔，位大道公生的時就開始落矣，橫直 he 無要緊，你只要知影彼場雨落真久按呢就會使矣。雨是土地的肥底，阿當海流漲起來的時，也就是天頂眾神考驗--咱的時陣。夯頭三尺總有神明，眾生的千苦萬難就親像 hiah 落佇海裡的雨滴全款，是天子咱的恩。乾焦誠心的人才夠資格有向望。

「毋過，司公九，是按怎你的查某人欲綴彼个修理馬桶的跋數走矣？對啦，我想起來矣，嘛是佇彼遍落雨的時敢毋是？」

「這只是因果的報應。伊頂世人是一隻烏狗，阿我是伊的主人，一工到暗共伊關佇狗籠仔裡，毋准伊佻外口的野狗 kô-kô 纏，所以這世人伊轉世做我的某來討伊的公道。」

「原來就是按呢喔。」

聽講司公九仔的老爸司公全仔放的赦馬尙斃走，會使跳過三條大溪，見若伊搬放赦馬的司公仔戲的時，規庄頭的人攏笑咳咳坐咧看。阿司公九仔的老母，是天下間尙有司公緣的查某，伊嫁予司公全仔，閣共伊生九个司公後生。司公九是其中上細漢的一个，毋過伊尙有才調，嘛是唯一繼承您老爸通天寶簪的一个。可惜伊拄著一場車禍，一枝手骨遂斷去。

「聽講你的司公帽子頂懸只要插彼个物仔，就啥物攏有看。」

「失禮，這我無方便講。」

「阿照您看，彼个欠我錢無欲還的大頭清仔到底轉--來 à 袂啦？」

「你是底講啥呀！」

（你這個囡仔，我已經講過幾百遍矣，是按怎閣欲相信這款連篇的鬼話呢？敢講你猶毋相信我話語--裡的一切？你是按怎毋相信我？敢講我無共彼卷冊翻開袂使？等一下，我看一下，是馬太抑是路加……對啦，應該是最後一卷的啓示敢毋是？）

（是啊！哪會毋是？阿 hin 是寫啥物呀？）

（唉呀，he 你雄雄會袂堪得，你這個囡仔！怎樣你總是按呢問東問西呢？）

（毋過……）

（你莫閣講矣，你只要知影，想欲辯解乾焦會予你閣較親像 giàn 頭爾。相信我！）

漁船仔若是佇早起出海，黃昏時就會入港，阿若是暗頭仔出海，按呢，就是佇隔轉工天拍攏光的時入港；閣有，有時犯勢伊一出去就永遠袂閣轉來矣——這就是爲啥物海邊仔需要 hia 濟墓碑的緣故。是講這嘛無啥大要緊，墓碑下，差不多乾焦埋寡衫爾，只要一角仔地就有夠矣，嘛袂有人來偷偷仔挖墓墳。

「歐巴桑，我來，乾焦是欲共您問一个人的。」

「唉呀！你 nái" 毋早講？」

「我拄才早就講矣，我來，是要找一個叫做李碌的人，我的老母共我講，這個人是我的老爸。」

「喔！我想起來矣……真害呢，nái" 按呢講咧講咧就袂記--去？好啦！我共你講，毋過佇我講晉前，我定著要先講阮後生的代誌。這我猶袂講著否？」

「妳是指伊拿掠走彼 tsân 是毋？」

「你哪會知？這又閣是 siáng 共你講的？」

「這敢毋是妳講的？」

囡仔，你定著聽過，日頭一落海，規个烏索仔港就成做一個烏色的港口；有二 tsūa 烏色親像是老寡婦手骨的埠岸，共烏色的海湧箍咧，閣有烏色的燈塔，烏色的輪機引擎聲，烏色的海風，烏烏烏，位海的方向回流轉來的烏色的酒斫恰烏色的船枋，透濫著烏

色的歌聲……

伊倒佇烏 mà-mà 的床枋頂，聽見後生 tshi-tshi-tshuh-tshuh 穿衫的聲。

「我的子啊，你欲去佗？」

「母仔！妳睏啦，我恰您出海一 tsūa，天光晉前就轉--來矣。」

「你敢無聽著外口彈雷？」

「母仔，你免煩惱，我真緊就會轉--來矣。」

伊聽著門斧砰一聲關咧。

「……你聽好勢，若是你 hia kiáu 數毋還來，按呢阮會予你這世人永遠會記咧，你的老母嘛會永遠記咧……」

伊穿雨 mua 佇落西北雨的巷仔內行，直直想這句話，閣用手共目尾的目屎 púe 走。

「好啊，無要緊，你記咧，今仔日我落魄，你就按呢待我 m，嘛袂記咱八是全生全死的好兄弟矣 m。無要緊，有一工我嘛會翻身的，時到我定著予你鮮尺仔鮮尺，我予你碎骨磨針，閣有你彼个水牛連角吞、吃蛇配虎血的烏心頭家，好，你共我等咧看。」

雨水位壁角直直 siap 入來，順床趺一直爬上伊的床。佇嘩嘩水聲裡，伊直直 sèh-sèh 唸：救苦救難南無阿彌陀佛，大慈大悲南無觀世音菩薩，普渡眾生地藏王菩薩，天上聖母，五府王爺，太子爺公，十八王公，二十五淑女，西方極樂七十二羅漢……

……秋天一到，咱坐佇礁石頂，看湧鬚共青翠通光的海菜打佇咱的蹠蹠。喔妳敢 bat 聽過，咱的祖先是位海的彼引來，是一个美麗珊瑚礁石的島嶼……喂！妳敢有聽著我底講的話？

「頭家，揣無司公九，我歸个村揣透透，毋過就是揣伊無。這落雨落滴，也毋知伊是走去佗死矣。」

「你成實歸个村攏揣透透矣呢？」

「是呀！我 m-nà 去過您兜，連伊彼間破糊糊的三清宮也去過矣，就是看無伊的人。」

「阿芙蓉春咧？你敢去啊？」

「唉呀！我袂記矣。」

「你有影乎！是吃啥物飯的？哪會家己的地盤也毋去巡巡咧？」

「我知矣啦，我這馬去。」

賊目阿福行出門的時，村內有幾個愛管閒事的查某人傘夯咧，坐佇岸邊的石碇頂對伊 ti-ti-tuh-tuh。您看伊行出來，挑故意笑甲大細聲。

「狗母，看我以後按怎修理恁。」

司公九欠缺一枝手骨，毋過遂會凍用伊 tshun 的另外一枝勇壯的手骨共家己 thèⁿ 佇芙

蓉春的頭牌芙蓉瑪莉身上，瑪莉無收伊的錢，這誰也管袂著，而且伊會佇浴間共伊擦跤脊骹。伊八佇眾人面前講家已完全不是因爲司公九斷一枝手臂才同情伊。

「司公九，這暫你是攏走去佗啊？我是想你甲強欲死呢！」

「敢真的？瑪莉。」

「當然嘛是真的，您也毋較定來。若您定來的話，按呢我就得救矣。」

「這按怎講？」

「唉呀！敢講你到且猶毋知影人對你的心意？我是按呢一日到暗對你日也想暝也望呢。閣有……唉呀！這講著成實予人真歹勢……你底辦彼件代誌的時，好親像天頂眾神攏都附佇你身軀全款，全身攏是神力，您若是捷來的話，按呢我就得救矣。」

「原來是按呢喔，瑪莉，假使阮某嘛佻妳全款，伊就袂佻彼个修馬桶的走矣。」

「喂！敢講您猶會記恁兜彼个毋八貨的黃酸查某呢？講實在話，彼个修馬桶的少年囡仔我是見識過，少年罔少年，佻你的氣力是無塊比喔，敢講有人會欣賞伊彼副軟 siô-siô 的牲禮？」

「好矣啦，三八瑪莉，妳雜死矣！」

賊目阿福衝入門的時，瑪莉身軀光光當底替司公九穿褲。

「唉叻！你這夭壽骨，恁老母無教你是 m？」瑪莉那喝那提衫共身軀掩咧。

「臭狗母，我才無閒工通睬你。」

伊看司公九：

「祖公仔，我總算找著你矣。」

「有啥貴幹？」

「阮頭家請你過去--一 tsūa。伊急死矣。」

「我無閒！」

「你無閒？我毋才無閒佻你咧練痾話咧。我共你講，你的生理來矣。」

「哦？」

「是按呢，阮俊少爺峯宰死矣，阮兜頭家要你過--一 tsūa。」

「天公有目睷。」

「你講啥？」

「無啥啦。我是講，我等一下佻你過。」

厝內面有幾個查某人底哭的聲。您全圍佇拄洗甲金生的屍體邊仔，那哭那爲伊念往生咒。李碌穿一 su 烏西裝，拖一雙木屐位房間行出來，伊嚷 hia 查某人，要恁小恬一下。

「是按呢啦，司公九，我要你來，就是欲佻你參詳我這個不孝子的法事，來替伊超渡一下。」

「伊早就要超渡矣！」

「你講這句話是啥意思？」

「我是講，應該的啦，人死本底就應該超渡，通予伊佇黃泉路較好行--小可，閣再講，伊 hia 少年，恐驚要佇第十八層的阿鼻地獄滯--一暫。」

「若按呢，你就想辦法予伊佇 hia 較好過--小可啦。我知影你是唯一得著恁老爸真傳的一个，代誌辦好勢，我會好好仔答謝你。」

「He 是當然。毋過敢講你袂記矣，阮老爸司公全就是予恁害死的？」

芙蓉春的頭牌芙蓉瑪莉，本名潘雪，三十二年華。伊的母親的姊姊，也就是伊的大姨，彼當年嫁予伊的叔公也就是走私犯潘宗保的細漢舅做細姨。彼時庄仔內的小兒麻痺當底時行，阿國民政府當底催 sak「麻衫布鞋運動」。伊的叔公是穿麻衫布鞋共伊的大姨娶入門的。伊大部分的時候喝伊大姨，阿若叔公佇場的時候，伊喝伊孀婆，不過按呢的機會較少小可。另外一點，簡單講，伊是叫宗保的老阿娘姨婆。

「姨婆！」

「誰呀？」

「是我，阿雪。」

「喔！阿雪，你哪會有閒來？入來啦！外口雨大，緊入來，家已搵椅仔坐。」

「姨婆，你的目睷是按怎矣啦？」

「無啥物，只是有淡薄仔痛。」

「對啦，姨婆，我媽媽要我提這鍋虱目魚肚湯來，我去 thng 予妳吃。」

「毋免啦。你留咧家已吃啦，我吃袂落。」

「姨婆，你加減要吃寡物件，而且，你袂使閣哭矣，閣按呢落落去，你的目睷會青暝去。保叔會無代誌轉來啦。」

「我的下半輩子全靠伊了，阿雪。」

「我知，姨婆。」

「按呢你共我講，伊的船頂到底載啥物？」

「乾焦是幾箱香菇爾啦，姨婆。」

「按呢是按怎恁共我講是會使提來宰人的火槍咧？」

我面頭前的這個老歐八桑閣滴兩滴目屎落來。夕陽的光予海面飄過來的烏雲 tsá 咧，伊的面陷佇深深的陰影--裡。我閣一遍聽著伊的目屎滴交落佇伊趺邊的聲。

……八干拉呀拉呀留，請恁坐咧聽呀，礁眉加加漢連多羅我洛，講起著我的祖先啊，親像大魚喔，礁眉呵干洛呵連，呵吱媽描歪呵連刀，見若行就行佇前喔，外呢英雄啊。於嗎礁舉呀連呵吱嗎，到旦我輩子孫不肖啊，無羅夏連，如風隨舞喔……

「He 是啥物聲啊？」

「你敢講聽袂出來，遂毋知彼个痾婆閣底唱啥物祖先仔歌--矣啦。」

「啥？你講是誰的祖先啊？」

「噯！你成實毋知呢？咱的祖先啊！」

聽講痾婆潘阿採嘛是瑪莉的遠親，這是瑪莉的老爸潘象共伊講的。潘象的阿公潘來貴恰潘阿採是叔伯兄妹，彼時陣，當潘象的老爸潘大海予一群提槍的兵 tshūa 走的時，伊嘛是唱這條歌，海岸邊的沙土佇歌聲之中絞做一圈螺仔風。

「毋過歌詞裡是按怎講咱不肖呢？」

「敢毋是？你看咱，這馬連一塊土地嘛無矣。」

「阿 hiah 土地是走佗去啊？」

「噯，較恬咧！敢講你無生目睷？」

「……你看，囡仔，阮這款老骨頭的目屎是尙毋值錢的。我只是後悔彼日盈暗無共伊留咧爾，假使我共伊留咧的話，伊就袂惹遮的代誌矣。我知影 he 一定是無伊的治代，阿講到盡尾，這一切攏是彼場無暝無日的雨所致蔭的。」

烏鴉的暝開始罩佇這個港仔村，伊講煞倚起身，一步仔一步位港邊的方向行轉去。彼排烏暗的防風樹林雄雄搖顯加亂慘慘。

（有一枝鼓吹佇足遠的所在底 pûn，假若隔一蕾大大蕾的烏雲。）

聽講一到暗暝，港邊李碌名下的小酒館芙蓉春就歌舞太平，豬哥酒是 hong 透暝袂煞。芙蓉春內有十外个嬾姑娘仔癸唱癸跳舞，無一个袂解人憂愁。

「毋拘您講毋著一項，先生，hia 毋是逐工攏遮鬧熱的，除非是出帆幾個月的船隻入港的時，才會有彼款放浪的場面，若無，平時仔，hia 姑娘仔嘛是閒加會 siān 呢！尤其是庄內發生謀殺的代誌了後，您逐个看著軟 kô-kô 攏親像欲死欲 lak-hāiⁿ 的形。」

……是諸眾等，久遠劫來，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暫無休息……

大斂彼日，您共伊的身軀囷入芳貢貢的松梧棺木，閣共捲做餅形的金紙掖湊。酒鬼俊仔的媳婦阿慈穿一 su 純白的孝服，哭加欲死欲活。伊的哭聲流淚佇港邊 si-si 刷刷的雨聲裡，連野狗的目睷攏紅矣，假若樹尾的相思仔籽仝款。酒鬼俊仔的媳婦茹頭鬚髻 [sàm-kè]，跪咧爬到伊的姪婿身邊，共伊的嘴倚近死者的耳孔，iⁿ-iⁿ-ooⁿh-ooⁿh 底講啥，真少人聽會清。

……李東俊，你這個無心無肝的豬哥標，我早就知影你會有今仔日，你聽好勢，就算你死，我一世人嘛袂放你煞……

墓仔埔佇港的北面，紅毛土磗龜利糊的埠岸彼箍圍，也就是佇通位城鎮的小路的東片。海流漲過埠岸淹入來，阿地下水嘛位幾座墓仔堆之間瀆起來。雨水、海流恰地下水洗佇死人疏閣袂爛的頭毛、空空空無仁的目矙，閣有海蟲佇您冷吱吱的骨頭爬出爬入。聽講 hia 蟲是專治痛風恰烏咬病的，您傘號一个名，叫做海枸杞。病人痛落到塊，攏到墓仔埔四界揣蟲吃，假若野狗全款。烏鴉倚佇八有四个老查某吊豆過的彼穢林投樹枝，嘎嘎嘎底啼唱。您透暝毋困，唱出欲傳種的歌聲。較早這款病人真濟，您佇眠床頂翻來反去，最後只好來遮揣蟲吃。毋拘這款蟲毋是逐日有，乾焦佇您號做風甲雨的大雨的日子才會出現。您感謝上天，佇您痛苦的時永遠會記予您希望。

一般來講，佇較早，大道公，也就是老祖的生日彼日，海面就會開始 khau 風。彼日的風會使治百病。風佇埠岸的涵孔內呼呼叫，親像是大道公佇天頂 pùn 的品仔聲。祂面目慈悲，看袂出來較早乾焦是一个宰豬的。可惜祂無法度共魚販老王五枝踵頭仔接好勢。話講倒轉來，魚販老王是誰嘛袂怪 tsit，伊的五枝踵頭仔是予家己的大魚刀剝去的，閣再講伊是予人位船頂趕上岸的大懶屍兼 kiáu 鬼，全世界乾焦有伊彼个佇巷仔口賣魚羹的伊的某恰芙蓉春的頭家李碌會同情伊。

「老王，你敢會佻一工輸加共我賣去？」

「哪有可能？我都毋是魚塭彼片彼个長工憨順仔 kó，家己甘願做烏龜、戴綠帽、賣某做大舅。閣再講，人總袂永遠輸的，算命的共我講，今年的偏財運星恰我的本命宮相拄著，伊講我的前途一片光明呢！」

「尙好是按呢啦。」

魚販老王的破低厝仔是佇港邊魚市場幹入去的巷仔內，也就是您某佇巷仔口賣魚羹的彼一條汰膏爛滂的巷仔。伊出世佇耕者有其田的時代，阿真不幸的是，伊的家族當初時佇魚塭彼片有幾分田洋，阿您只好傘逼用 hia 田洋去換幾張股票廢紙。彼幾張廢紙佇您兜的衫櫥--裡囤過一个秋天恰規半个冬天，一直到某一日有一个城裡的人來，開五百箍共買去，您才又閣共錢投資佇充滿向望的烏魚頂懸。毋過 he 是一个拍交落的向望。彼年寒流來加傷晚，掠無魚，伊的老爸最後乾焦掠著兩尾烏魚。爲著這層，彼个可憐的人到死晉前一直活佇米酒裡。講落到塊，魚販老王身上有上百个缺點，毋過伊有一个優點，就是共這個教示記牢牢毋 lim 酒。伊閣有一个優點，就是有時仔看起來好親像是一个真正的查甫子。

「老王，你共二指剝去，敢袂痛？」

「袂痛 nooh，完全袂痛 nooh。你聽好勢，後擺我若閣去 púa，就共中指嘛剝掉。」

「毋過你乾焦 tshun 四枝踵頭仔--爾呢。」

親像一到暗暝，烏索仔港的血色就逐逐仔恢復，老先生揪的弦仔全是鄉愁。

「老先生，你的弦仔揪加太好咧，毋過，是按怎你毋唱一條歌來聽看覓咧？」

「你癡問，囡仔！是按怎我毋唱一條歌咧？」

雨綿綿精精落八十一工，無 nooh，好定要講真壓霸無理，按呢落八十一工，定著是閣較久--小可。雨一落，酒鬼俊仔恰伊的王兄柳弟就 tshūa hia 天真無邪的少女，跳入落碇的漁船仔裡汰膏代盡舞。土水工阿木的查某子春豔就是其中一个。伊袂曉讀書，毋過美麗大方，性格開朗，真會曉體會生活的樂暢。

「春豔，妳敢敢坐我的船？」

「加講的！」

「春豔，妳敢願意陪阮遮兄弟飲兩杯？」

「當然咯！」

「春豔，妳想阮 tshūa 帶妳來快活一下啥款？」

「好啊！」

半暝，土水工仔阿木氣 phut-phut 走去芙蓉春鬧場。伊空手白拳佇雨裡 i'h-oo'h 嚷，予一个穿西裝的少年家仔擋佇門外。伊受氣的時一向是青面獠牙，花筋齊浮，毋過遂無人會驚伊，除了伊的某，也就是港邊的漁網仔工秋菊。秋菊是好性地的查某，伊吃拳頭毋準做吃補，予尪婿日也推暝也拍，一直到伊火氣齊 tháu。毋過彼工就算是按呢嘛無法度 tháu 阿木仔的一腹火，所以伊直接 lóng 到芙蓉春來。

「叫彼个姓李的出來！閣有伊的彼幾個龜仔子。」

「大哥，你有何貴幹呢？」

「鬼幹？你就去講，恁爸要恁尻川開花，按呢知否？」

「喔！原來如此。遵命！你請佇遮小等--一下，我入去請恁出來。」

續落倚佇伊面前的，若講是一群，閣較輸講是一群提傢俬篋仔的虎狼豹彪。隔日天光，伊規身是傷，siān 嘟嘟欲行去做工，二枝跛腿的紗布纏 ân-ân。

「唉叻叻！阿木仔！阿你的跛是按怎矣？」工頭土泉仔問伊。

「沒啥，昨昏行路的時跋倒的。」

「行路要較細膩咧啊！你按呢是欲按怎做空缺咧？」

「我知影矣！」

……濛濛親像是狗仔毛的小雨開始落矣，親像是鹽粒仔全款的雨滴 sap 佇海恰埠岸，嘛 sap 佇這四界是血池恰屍骨的土地頂懸。死亡是生命的水泉，海恰土地對萬物的死滅全一个時感受著悲哀恰歡喜，因為乾焦有按呢，才會解脫生命的無常苦難。向海的巷仔路，微微的燈仔火拄灼起來，幾咯个焦 sán 薄板的人影恰我相閃身過，攏用青冷的目神看我，恁共嘴 thí 開，毋過我遂聽無恁講話的聲；只有恁過去的話語留佇歪歪 tshuah- tshuah 的壁頂，佇 hia 臭穢全是霉菌的縫裡，直直有回聲。

「假使你若找揣無恁，按呢就去問我的阿姊，也就是恁大姨的下落，阮自細漢就相

倚靠，伊會歡喜將這一切講予你知。」

（主啊，遮是這呢烏暗，阿你到底是要我來創啥咧？）

（囡仔，莫驚，佇你內面的，大過這個世界。你敢袂記我講的話矣？我彼一日毋是共你講，我欲取柏香樹尙稚的尾溜共 at 折，共伊種佇懸山頂，佇你到位的彼个所在的山頂，它欲成長結果子，成做一攏好的柏香樹。各樣的鳥飛來做 siū，歇佇蔭裡。田洋裡所有的樹木攏會知：我予大樹降低，予小樹抽懸；我予青翠的樹木焦 lian，予焦 lian 的樹木生 ām。我按呢宣布矣，我講矣，我定著做甲夠。你目睷要 thí 予開，斟酌看這一切！）

（毋過我欲按怎才會凍共目睷 thí--開矣？）

「你講看覓，您的神敢講就較厲害？」

「誰知影矣？聽講足久晉前，有幾咯个您派來的紅毛傘打死佇村外咧！」

「你這查某，你是聽誰講的？」

「He 是瑪莉親嘴共我講的。你要知，伊逐禮拜綴伊的春花姨婆去村邊的教堂做禮拜，阿伊講乾焦按呢才會凍洗淨伊身軀的罪惡哩！」

「我看 he 才是 khàiⁿ 鬼啦！伊敢無講起，閣較早晉前，hia 紅毛的是按怎用槍對付您祖先的？」

毋管啥物日子，瑪莉恰伊的姨婆所去的教堂總是按呢空空空，阿白毛牧師湯雅各，定定一透早就共每一條椅條仔擦加清氣清氣。逐條椅條仔擦煞，伊就家己一个人跪佇聖壇頭前祈禱。日頭位窗仔外 tshu-tshu 照佇伊的跖脊胛，阿伊夯頭看十字架的時，看著閣假若真迷醉佇內面。伊的祈禱詞就親像是綴日光射入來的，了後，閣綴著日光跖步的搬徙，淚佇聖堂的逐个角落。伊猶記加清清楚楚，瑪莉細漢坐佇伊的查甫祖潘來貴跖頭跖的模樣 hia 呢古椎，綁兩支頭髮尾仔，目睷圓滾滾掠伊金金看，阿一目睷，伊煞已經是遮呢嬌的一个姑娘仔咯。伊想起當年，是伊共瑪莉洗禮--的。「父矣！你以無形的能力藉聖事的標記，產生驚人的效力，你八以各樣的方式，利用你所創造的水，顯出洗禮所賜予人的恩。所以這馬，我奉父、恰子、恰聖神的名，為你的查某子潘雪洗禮，願你祝福伊，予伊歸入你的聖名。」

「你看，he 敢毋是潘來貴的老母較早為著欲驅邪解厄佇公廨裡所掖的埔姜水？」

「你八一个 siàu？He 叫做聖水。這馬換做彼个牧師底掖的。」

「若按呢，潘來貴的老母毋就無生理矣？」

「伊早就受洗矣你敢毋知？」

聽講古早，湯雅各猶少年的時，伊一个人位遠遠的國家坐船來到遮，阿伊會凍按呢一路傳教向前行，完全乾焦靠伊彼一柴箱的牙科工具爾。阿當伊沿海岸行到遮的時，傘

當做傳講內面的紅毛鬼，村內眾人共伊箍咧，共伊擲石頭仔，甚至有幾咯个竹雞仔閣位廟裡提關刀追殺出來。伊八聽過佇伊晉前，有幾咯个傳教士死佇 hia 竹雞仔的刀下，所以伊喝主的名開跩就走，匿入密密紮紮的林投樹林去。彼時天色暗矣，目前的海水乾焦會使反射稀微的光線，阿伊雄雄遂聽著一陣歌聲，位海的方向來，假若是海底哭全款。

……八干拉呀拉呀留，請恁坐咧聽呀，礁眉加加漢連多羅我洛，講起著我的祖先啊，親像大魚喔……

出現佇伊面頭前的，正是瑪莉的查某祖祖。

「你好矣！你唱的是啥物歌矣？」

「這是阮祖先的歌。」

「聽起來假若是底哭全款，阿恁的祖先到底是誰矣？」

「名叫做烏瑪的阿立祖，是一个猛閣有力的查某。伊位海上來。」

「位海上來？」

「是矣，阮麻甕疏的故鄉是佇海上，有礁石的島叫做麻甕拉梅，有大閣嬾的阿迷希檳榔林、蕃薯園恰番麥田。毋過阮的祖先予一群歹人紅毛仔鬼宰宰死，是烏瑪共阮 tshūa 來遮的。」

「阿遮叫做啥物名？」

「烏索仔。」

「哦？阿妳是按怎欲唱歌咧？」

「我欲呼請阮的祖先轉來救我，因為有一个惡靈滯佇我的身軀。」

「哦？敢成實？你又閣是按怎知影的矣？」

「因為惡靈當底 lóng 我的嘴齒，予我的嘴齒疼加欲死。」

「阿你的嘴齒敢會使予我看一下？」

湯雅各想袂到，幾十年過去咯，阿當年的彼个媯姨的乾仔乾孫，這馬遂是一个倚亭亭的媯姑娘仔咯。

「牧師，我要對您認罪。」

「你講矣！囡仔！」

「牧師！我逐工攏感覺家己的身軀有夠汰膏，親像峯 tòn 佇屎堀尿桶的水梨仔全款。」

「可憐的囡仔，妳自當時會有按呢的想法？」

「這嘛，見若 hia 查甫人的的身軀真粗魯共我壓佇眠床頂的時陣……我歹勢講，牧師！求主赦免我！」

「囡仔！主會赦免妳的。」

「毋過祂到底會赦免我幾擺咧？」

「囡仔，祂願意赦免妳七十个七擺。毋過妳總是袂使閣試祂。」

湯雅各行出聖堂，看見幾咯个伊八的少年家仔對面行來。Hia 少年家仔是李碌的下跩

手，論真來講，會使算是瑪莉的同事。您已經來第三 tsūa 矣。

「老牧師啊！你看這間聖堂，空空空，外呢可惜矣！你是按怎毋答應共它賣予阮頭家呢？」

「小兄弟，聖經頂懸講，聖殿內面是袂使做買賣的。」

「牧師啊！你是按怎 hia 呢死頭殼啊？賣予阮頭家了後，它就毋是聖殿矣啦！我老實共你講，伊只是愛你的土地爾。」

「小兄弟，恁轉去啦。共恁頭家講，天佶地攏是上帝創造的，無允伊數想，知否？」

天欲暗的時，彼位先生就共我講過，伊 bat 我的阿姨，伊滯佇這條巷仔裡，佇樹後面的那棟柴厝仔。

「是啥物樹咧？先生。」

「大概是菩提樹，你去就知--矣。」

彼間厝看起來親像是無滯人，內面烏騶騶。我半僥疑敲門，真久無人應聲。續落我閣大大力敲一擺門。

「誰呀？」是一個老甲無氣力的聲。

「請問，敢是金蓮姨仔的厝？」

門嘎一聲拍開。位地面雨水的反 tshio 內面，出現一個烏焦 lian 脯假若著欲死的面。

「你是誰？」伊掠我看，規身軀頂頂下下金金相。

「我是金釵的後生。」

「入--來！」

大道公生彼日拄好漲流，海流親像當年逃難的人全款溢來這個港口，您 tshūa 規家伙仔來，哮加有一字八去。彼日無做風颱，風佶所有亡靈做一伙傘趕入去林投樹林。海流甚至無帶念啥物情分，或者講，是予人真爽快按呢共引水道的壁路冲崩去，閣共規個魚塭地淹去，幾日後 hia 就成做一片水洋。引水道自港口附近共海水引入魚塭地，嘛共歹 tshing-tshing 的海流佶罪惡牽引入去。兩地的人冤仇結真重，咒詛欲拚一個死活。

「是按呢啦，拄才已經有人先走來共我講矣。我看，你今仔盈就先滯我遮啦！真難得，你的老母已經一點仔嘛袂恨--我矣，按呢來講，伊嘛已經死幾咯年矣？」

「是矣，阿姨。」

「阿伊是按怎死的矣？」

「伊死加真平靜慈悲，阿姨。」

佇烏騶騶的厝裡我無閣看會清楚伊的面，是講厝內假若是人 kheh 人，四界攏是有人行屐的跂步聲。

「認真來講，你的老爸嘛是差不多彼個時陣死的，不過伊死甲一點仔都無平靜。阿這一切攏只是伊惡有惡報。著啦，恁母親的確是佇佻一工斷氣的啊？」

「我袂記矣。實在講，我無去記。」

「He 嘛無要緊，橫直我知影。我相信定著是彼一天。伊倚佇我的眠床頭，對我講伊只是想欲轉來看我，續落伊就講欲先走矣；定著就是彼一日。阮是血水相 lām 的骨肉親，伊閣走加 hia 呢雄狂，連一句再見的話嘛無留落就 tshūa 你走，無閣轉來矣。毋過，我共你講，骨肉至親是永遠拍袂散的。」

厝內慢慢恬落來，攏是回聲。伊應該就倚佇我的面前，因為我有聽見伊小可大心氣的喘氣聲。

「你的老爸李碌算起來嘛是塹仔地彼箍圍的人，伊出世的時，hia 無魚塹，乾焦有一大片青錦錦的稻仔田，阿伊就是按呢規日佇田岸仔路走闖……我想--起來矣，伊的阿爸，就是你的阿公李金塗，是我的一个表舅，人叫伊豬哥頭，伊繼承父業，自日本時代就牽豬哥。伊佇戰爭欲結束的前二年娶恁阿嬤，也就是佃農林本的查某子阿娥仔，阿我金蓮正是二个花童的其中一个。彼日正是總督大人宣布全面動員的日子，婚禮才結束，四圍就是轟轟叫的警報螺底陳，您新婚尪仔某二个就佻所有的人客做一伙匿入去防空牢。我 mah 佇防空牢的口仔看，一列飛鴿機位海線南片飛來，閣來就是相連續的爆炸，等到警報解除，阮的厝庄已經傘毀做平埔--矣。你按怎嘛想袂到，囡仔，he 本底就是一場苦難，炸彈 pōng 歹逐面壁、逐間厝，乾焦榕仔邊的土地公廟仔走閃過；總是，當所有的人位圳溝、草埔、防空牢 peh--起來，看見這幅密密孔、光溜溜的景致的時，遂全攏擋袂稠大笑--起來。庄仔內的人第一層就是共彼一仙土地公安金身。你的阿嬤阿娥仔腹肚內有恁老 pē 的時，你的阿公豬哥頭其實毋知影。伊自願參加彼場戰爭。伊是兩枝手骨去，一枝手骨轉來的，閣有，伊轉來的時，已經是幾咯年以後的代誌--矣。你的老爸李碌，自細漢予人叫『狗子』，好定是因為這個緣故。足濟人塊話講伊是警察大人竹田君的狗種，阿你的阿嬤嘛毋八講 he 毋著。聽講恁老爸就是按呢對你的公仔嬤恨甲入骨。就是按呢，伊才變做這個港嘴的大煞星！」

「講著你的阿公，伊的手骨就是挖樹薯的時傘傍--去的。聽講您佻部隊失散，仿見佇婆羅洲島烏色樹林的小路--裡，阿您的糧食早就吃貼--矣。黃昏時，您進入有大隻 máng 的山谷，您 bat 共槍尾刀提佇手，想欲掠啥物動物來吃，毋過，彼个樹林實在是烏天暗地，害您啥物嘛看無，唯一 tshūa 您行的，乾焦 máng 仔叫聲後面的普普仔出現的溪流水聲。您綴溪流水聲的方向，行入山谷尚深的所在，一直到嘩嘩流的溪水出現佇您的面前。黃昏的微影 tshiō 佇溪水，外呢親像一曲思鄉的小調啊！毋過囡仔，您隔一 hng 海水佇遠遠的彼个所在，彼款的思鄉曲又閣是遐呢予人斷魂啊！唉呀！總講一句，你應該去問佇樹趺揪弦仔的彼个破相的才著。」

這個世間乾焦有二款人，一款上天堂，一款落地獄。聽講酒鬼俊仔應該屬後者，伊

好定連想都無想過天堂生做啥款。伊死的時倒笑笑，光溜溜攏無穿，完全是一个袂見袂笑的模樣，見若誰 khàiⁿ 攏會發面紅。兇手的手路清氣柳掠，簡單，阿殺利，一刀位從伊 phok-phok 的嚨喉頭劃--開，雄雄予伊袂赴持防，所以伊的面頂，閣留落一个伊在生慣習有的、會予人雙趺起雞母皮的笑容。

大箍呆警官是芙蓉春的老主顧，彼日伊看著特別有精神，風 siak-siak，強強就是 so 趺 liàn 手的模樣。

「李老板，您通大放心，這層就包佇我身上，我已經知影是誰做的矣。我一定替令公子報仇，洗清冤情。」

漆木茶几頂園一支聽講是明朝的翠玉花瓶，內面本底有插紅牡丹，毋過代誌發生了後，就予歐巴桑江太太收走矣。歐巴桑江太太為著這項真傷腦筋，無知應該換啥物花才好。阿李碌站佇刻花的玻璃窗仔邊，煞看海港的方向憨神去。規个港口暗穩穩，船隻佇海面搖顯。

「頭家！」

「喔！你講啥？」

「我講，我定著會共這件不幸的，抑是，應該講是可惡至極、無法無天的代誌，查一个清清白白，予你一个交代，來安慰令公子在天之靈。」

「好啦！」

續落伊啥物攏無講，乾焦 iat 手要逐个人走。

其實前一暝伊的胸仔口就開始 tsát-tsát。伊一直感覺臭老的趺步當底一步一步行倚伊。已經有二禮拜矣，伊連 khap 嘛無共小鳳 khap--一下。小鳳今年十八歲，是酒鬼俊仔央人位澳門買來送予伊的壽禮。伊生加懸閣健美，規身軀攏是用袂了的氣力。阿當伊光溜溜的二枝腿閣位棉照被伸出來 khùe 佇伊的腰的時，伊煞一下共伊 sak 開，一勁頭坐起身。伊坐佇床邊，雙手佇床頭櫃頂頭摸真久，才找著伊的薰，續落點薰來 pok。

「老爺！」

「叫啥啦，我猶未老。」

「毋是嘛……唉唷！你誤會人矣。老爺，人只是關心你呢！」

小鳳嘛 peh 起來，規个人貼佇伊的趺脊骹。

「閃開！妳這個賤貨。去！去創碗參仔湯來！」

小鳳 kan-kan-á 就氣 phut-phut 大喝：「江太太！江太太！」

毋過過真久無人應聲。

「江太太！你這隻狗精牲，走佗去矣？江太太！」伊喝甲 sau 聲閣猶毋煞。